

春 风

張天翼

833.2
LX18

精裝實價四角五分

春風

張天翼作

發行所

吳文林

發行所

文化生活出版社
上海四馬路豐里

印刷所

文化生活出版社

巴金主編 文學叢刊

第三十集 第六冊

- | | | | | | |
|------|-----|-----|----------|-----|----|
| 星 | 葉紫 | 葉長篇 | 髮的故事 | 巴金 | 短篇 |
| 栗子 | 蕭乾 | 短篇 | 印象·感想·回憶 | 茅盾 | 散文 |
| 曼陀羅集 | 陳白塵 | 短篇 | 綠葉的故事 | 蕭軍 | 散文 |
| 夜景 | 艾蕪 | 短篇 | 橋 | 悄吟 | 散文 |
| 春風 | 張天翼 | 短篇 | 銀狐集 | 李廣田 | 散文 |
| 黃沙 | 靳以 | 短篇 | 咀華集 | 劉西渭 | 批評 |
| 達生篇 | 萬地鶴 | 短篇 | 日出 | 曹禺 | 劇本 |
| 小巫集 | 吳如 | 短篇 | 運河 | 臧克家 | 詩集 |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初版

二十八年二月三版

目 錄

貝鬍子·····	一
嚴肅的生活·····	二三
講理·····	三三
蜜味的夜·····	四三
一個題材·····	八三
閨訓篇·····	一一一
春風·····	一二五

貝鬍子

大家叫她宗老師的那個堂客——今天又到會館裏來過一趟。聽說她帶着一本捐簿在這裏募捐。

在會館裏住了二十五年的鍾七老官——彷彿是這裏的主人，橫着眼瞧着她進進。可是她一跟他打了招呼，他就客客氣氣搭訕着：

「學堂裏忙啊……來吃杯酒吧……」

跟他緊隔壁的貝鬍子可戒嚴似地把房門上了門，連皮紙窗捲也下了下來。他掏出鑰匙來要開箱子，一下子又想起了什麼，手停到了半路上。

「鍾老七，鍾老七！」他拿銅匙敲敲紙糊牆壁，壓着嗓子叫。「她還在成十六房

裏啊——那個堂客？」

隔壁那個大概又在那裏喝燒酒：聽見他放下杯子，又聽見他用拖踢的步子走近牆跟前，小聲兒答：

「走了，我看見的……等下子怕還會來……」

這邊貝鬍子想了會兒，他翹起了下巴——讓臉子擠得全皺着，拿手指搔搔鬍子梗，自言自語地說：

「那個瘟長班——管的卯事——放宗老師進來！」

他聽見鍾七老官拖着吃力的脚步子走開，還很響地打了個膈兒。

於是貝鬍子躡腳躡手到窗子跟前，打冷布角裏張一張院子裏——空空的，太陽照得那些青石耀人眼睛，祇有隻老母雞嚕嚕地走了一轉又出門去。

「這些瘟傢伙！」他用種閒散的派頭抽上旱煙，吐了口唾沫，隱隱感到了有什麼不好的預兆。

天上有飛機飛過，響得連屋子都顫動着。外面有人嚷着些什麼，可是全給埋在

了那嗡嗡的吼聲裏，祇模糊地聽到了那些害怕的口氣，憤怒的口氣。

長班那個小兒子似乎在那裏蹦着，溜着個尖嗓子——

「打呀，打呀！——操你媽碰！」

貝鬚子打箱子裏掏出一本賬簿來。他把煙斗擱到桌上，空出兩隻手來揮揮身上的灰土，然後翻着這本寫得整整齊齊的冊子。

他一直顫動着嘴唇，低聲念着那些數碼子。不錯，要是端午節前不鬧什麼亂子，他連本連利可以撈回三十來塊錢。可是這些數目，字分明在那裏掙着搖着，水影子那麼漾呀漾的，好像牠馬上就會從賬簿上飄開去的。

「鬼摸了腦殼！」

左手扶住旱煙筒，撇轉臉來向右边射了一口唾沫。

怎麼他要放賬給那些靠不住的傢伙呢？——同鄉人，那不錯。可是他們多半是些進學堂的角色，是些宗老師一路教小學的貨。照他貝鬚子的話說起來，那盡是些

沒腸子的傢伙——『天不探地不管的。』

他並不是沒勸過那些後生。

「你們都是年紀青青的呀，」他坐得很舒服的樣子，把右脚擱到了左腿上——翹呀翹的。「你們有娘也有爺……身體髮膚，受之父母——唉，瞎鬧有什麼好處呢……你們如今學堂裏也讀孝經，你們倒想想我這老官子的道理看……」

看看他們那些愛笑不笑的臉子，他傷心地歎一口氣。他抓着煙筒，拿無名指跟小指豎得高高的，抽了會兒又說：

「好好讀書，莫管別的。將來做官做府，天下事自然落到你肩巴上來……吵麼子囉，如今唉，血光災，血光災……我在北京住了一二十年，這些落殼我看得多了。唉，看得多了……」

他也向那些學堂校長上過條陳——不過他沒署名，祇規規矩矩抄好，貼一分郵花當做露口信寄去。等到以後他看到報上——那些學校當局想法子叫學生們

復課的消息，他就指指點點地對成十六嚷着：

「一看哪，看哪，成十六……」呢，你到底怎樣在那裏吃報館飯的，我倒要問問看？你曉不曉得有人上了個條陳……」

他留着那分油膩膩的印刷品，一個個地送會館裏的人看。他認為那些當校長的到底還有幾個明白人，到底相信了他的意見。

可是如今——又怎麼攪的呢？宗老師鬼頭鬼腦的募什麼捐呢？

身子抽痙地動了一下，他狠命把銅煙袋在磚地上敲着。他想像那些小夥子亂哄哄地嚷着跑着——往前面擎着洋槍的拳子兵直衝。他們手裏全拿着些白旗子，彷彿他們替他們自己安排好了那些出殯的儀仗。

貝鬍子合上了那本帳簿，兩手緊緊地抵在那封皮上。他覺得他受了騙：好像那些同鄉人故意做好這麼個圈套——他們特爲向他貝鬍子借了錢，就跑去拚性命送死……

「這些枉死鬼！」他兩手用力抵得有點發抖。「要過節了——他們到閻王老子那裏去躲債！」

他使勁抵着一張嘴，眯着眼瞧着前面那張歪茶几。

會館裏靜悄悄的，連隔壁鍾七老官的呼吸都辨得清楚。祇有外面街上那些嘈雜雜——織成了一片嘩啦嘩啦的聲音，似乎全世界在一鍋開水裏滾着。什麼地方隱隱有嗡嗡的一陣叫，彷彿又來了什麼飛機，仔細一聽，可又沒有了。

正在這時候——橐橐地響起了成十六的皮鞋步子。他趕緊把賬簿塞到了箱子裏鎖着，照習慣靜靜地巴望着那扇房門。

成十六可在隔壁屋子裏喊他：

「貝家大伯，來這裏扯扯談吧？——有好消息哩。」

天天在這當兒，成十六睡夠了覺，就跟別人談些報紙上登不出的新聞——有些簡直荒唐得叫人信不過。那個說話的可笑嘻嘻地摸着下巴上的肉痣，使你摸不

準他到底是在說正經，還是開玩笑。

他貝鬍子總是搖搖頭，叱孩子那麼大聲說：

「那有這個事——卯彈琴……」

然而這回他嘴巴靈活不起來。成十六一告訴了他們——宗老師要請個個同鄉都捐點錢，貝鬍子就覺得自己的臉皮肉全巴了起來，好像抹滿漿糊給晒乾了似的。

「麼子事要捐錢呢？」他裝做不知道的樣子。

鍾七老官傻瞧着貝鬍子，又看看成十六，顯然他是要等別人開了口他才有話說。

那個吃報館飯的一面扣着襯衫上的袖扣，一面擺出平素那付嬉皮笑臉的神氣，把嗓子放得低了點兒：

「萬事總要用錢的呀。如今好多大老官也都幾千幾百地解荷包，不過外頭不

曉得。」

停停又說：

「你老人家一定肯捐幾個的。你老人家素來慷慨……」

這位老人家用種打商量的眼色瞧着鍾七老官，下唇伸出一下又縮了進去。

平素許多小事他倆總取着一致行動：似乎他們要用老年人的身份，用會館裏老客的資格，來表示他們跟年青人一些不同的地方。他們合夥辦火食：兩個人輪着買菜，輪着煮飯，吃得又舒服又合算。他們賞長班的節錢永遠是一吊二，不像別人那麼做寬大頭。應酬同鄉時候他倆也合辦——出手得很像樣，可又花費得不傷人。

「今日子主該要破財啊？」——貝鬍子巴巴地等着他那老伙伴，說不定那個會用平素那種老實話來回絕了這個把戲的。

可是鍾七老官什麼也沒說。祇好像受了個大打擊，就索性自暴自棄似地——猛地喝下了大口酒。隨後皺了皺臉。

就

就

他舌子漲大了許多，重甸甸地搬動得很吃力。他含含糊糊發了幾句感慨，就又說到他親眼看見一個血淋淋的小夥子——給揍着拖着，一面可還嘎聲嚷着一些話：這在鍾七老官嘴裏複述出來，就改成了他的鄉土字句——

「拿你那把大刀去斫鬼子兵呀，去斫鬼子兵呀……」

成十六坐到了靠窗那張椅上。把辛辛苦苦扣起來的袖扣又解開，捲起了袖子。他臉上收了笑容，對鍾七老官那張蠢頭蠢腦的臉子緊瞧着，眼睛裏發着光。

「唉——嘖嘖嘖！」鍾七老官雲雲眼睛往下說。「人家有血有肉，也是十月懷胎——娘肚裏養出來的呀……」

這就引得成十六又提到了募捐的事：

「等下子宗老師還會來的：捐簿在她那裏。多少寫幾個罷。」

鍾七老官重新嘆着氣。唉，作孽！就修修來世捐幾個吧。於是囁的吞下一口酒，拈起一顆花生米送進嘴裏——痛苦地磨着。

老伙件可橫了他一眼——

「膿包」

接着——那個爲了要叫人記得他貝鬍子也在場，於是很有響地忿不平地射出一堆唾沫。顯見得他生了氣：

「什麼鬼路徑，娘的腸子捐了錢——又是去罷課！又是去打雷

……這樣子真是造孽哩！」

鍾七老官楞住了：真的，怎麼自己沒想到這些呢？他面目模糊記子都要融化了似的。

可是成十六的臉有點發紅，橫了貝鬍子一眼：這種認真的臉色頭一次看見。

嚼花生米的人嘴閉住不動，連端在手裏的杯子也沒送到嘴邊。感到他屋子裏會要出椿什麼禍事……

向來這個年青人總是笑，總是聳着肩膀，跟兩個老的談些新聞——逗他們發議論。有什麼三五個人在場的時候，他就更加起勁：

「喂，喂，亞國硬要跟義國打哩……」

接着報告了義國有多少飛機，炸死了亞國多少人。

鍾七老官把眼睛張大了些，舌尖攔到了嘴唇上，彷彿小時候聽到的西遊記裏那些妖怪一樣——叫你信不過，可是叫你汗毛豎豎的。

「真的呀？」他小聲兒問。

「這有什麼出奇呢！這些路徑——我跟你這邊也看見過呀。」

這位貝鬚子呢——總是忿忿的擺出一付罵人的臉孔：

「那隻什麼亞國皇帝啊——硬該鬪……打仗哪！打仗哪——好，拿着老百姓去送死！他也不想他門不鬥得贏義國……讓讓人家不就沒事了……」

照例成十六要頂他兩句。於是貝鬚子拿出前輩身分來，用那套老話來教訓年

青傢伙

「你真要本份此

並且還提到了從

「噯，林白水到頭

——張宗昌自然要槍

成十六就祇笑了

「作孽，作孽！——

神……」

這屋子裏沉默了

「捐錢怎麼是浩

「這分明是嚇起

貝鬚子把臉一仰，